

liangyou
良友

第二辑

人物志

最后的昌耀

太阳人远去万里之遥

演讲稿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

上的演说

铿锵鏖

渡到对岸

青藏铁路沿线的骏马良驹

连城诀

做一个济南知识分子的美丽与哀愁

朱天文的物质台北

旅行包

牛津「功课」

住在土楼

档案馆

法律人的世纪沧桑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空的魂

渡到对岸



新部落

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心页史

我的自画像

儿时光景宛如昨

记忆中的「蝴蝶效应」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

私房菜

我爱过的男人都老了

芙蓉姐姐与我们的身体

爱港片的理由

速写簿

监狱警官笔记八则

兰州知青朱化伟的 1976

笔墨战

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

文匯出版社

良友

第●輯

渡到对岸

主 编

萧关鸿 蔡晓滨

执行主编

臧 杰 薛 原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渡到对岸 / 蔡晓滨 主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7.3(良友丛书.
第2辑)

ISBN978-7-80741-157-4

I. 渡... II. 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917 号

渡到对岸(良友丛书第2辑)

主 编 / 萧关鸿 蔡晓滨

执行主编 / 臧 杰 薛 原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书衣坊·朱赢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良友书装·毛海红

印刷装订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13.25

印 数 / 1-6 000

ISBN 978-7-80741-157-4

定 价 / 22 元



目·录

人物志



最后的昌耀·燎原·001

太阳人远去万里之遥·宋长玥·037

演讲稿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帕慕克·041

铿锵铿锵



渡到对岸·西西·053

青藏铁路沿线的骏马良驹·龙仁青·061

连城诀



做一个济南知识分子的美丽与哀愁·韩青·067

朱天文的物质台北·肖慧·074

旅行包



牛津“功课”·蔡晓滨·077

住在土楼·张宏杰·088

档案馆



法律人的世纪沧桑·张耀杰·099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空的魂·盛雪松·111

目·录

新部落



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苏阳·135

心灵史



我的自画像·林少华·141

儿时光景宛如昨·伍立杨·144

记忆中的“蝴蝶效应”·翟大炳·149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蔡朝阳·155

私房菜



我爱过的男人都老了·王占筠·163

芙蓉姐姐与我们的身体·乌耕·172

爱港片的理由·张立国·178

速写簿



监狱警官笔记八则·晓民·181

兰州知青朱化伟的 1976·单正平·190

笔墨战



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徐雁·195

良友稿约·194

良友余话·206



人·物志

1. 音乐路

人生困窘如在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

前后都见血迹。仁者之叹不独于这血的真实，

尤在不可畏避的血的义务。

这是昌耀 80 年代末所写的《仁者》一诗。当他在这样的长廊中行走，到 1997 年，并做出了“对于世间我已存几分厌倦”的表示时，命运却对他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这一年的 6 月，他先是以上一年度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昌耀近作》，获得了该刊的年度作品奖，得到了 8000 元的奖金；8 月份，又带着新婚的回族妻子王阿娘前往北京，搞了一次郑重其事的旅行结婚。

而就在这一年的 9 月初，昌耀

最后的昌耀

燎原



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电话,通知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准备出访俄罗斯。

10月17日,昌耀出现在莫期科的红场和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会议桌前。接下来,则是身着黑色风衣的他,在薄雪初降的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一幅幅照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涅瓦河桥头,阵亡烈士纪念碑广场,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坐落在枝冠金黄的树林中的文化公园和作家故居……

到了1997年这个年代,对于不少中国人而言,不用说走上一趟毗邻的俄罗斯,就是再远一些的法兰西、英格兰、美利坚,甚至是更远更小的洪都拉斯、毛里求斯,也算不上什么事情。但对于昌耀来说,这却是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大事件。

这个自小就在自己神秘的血液冲动中,自作主张到处闯世界的人,这个17岁时就表示要“以郭老(郭沫若)为榜样”怀着作家梦想的人,这个接着就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人生代价的人,此时终于以一位中国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国际文学交流的“圆桌会议”上。因此,这应是他抵达自己人生理想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早在1953年进入河北荣军学校不久,昌耀在寄给五叔王其渠的明信片上,就表达了自己“想主攻俄语,打算将来做些翻译工作”的“宏愿”。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对莱蒙托夫、勃洛克、包括侨居苏联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大量苏俄诗人作品的悉心阅读。后来诸多的迹象表明,从那个时候起,俄罗斯就已成了昌耀隐秘的精神故乡。

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度,能超过俄罗斯对昌耀的吸引力。它广袤、雄浑、严寒的大地,大地上无垠的山川、河流、森林、草原、田野以及“新垦地”,与昌耀所置身的中国西部高原,有着最为相近的地理物候特征。在这样的大地上隆起的那种具有史诗感的文学艺术,早在50年代就通过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对昌耀形成了一种美学气质上的召唤。

当然,那更是一个由无数伟大作家艺术家汇聚成银河星系的俄罗斯:沙俄时代的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十月革命”稍前至“卫国战争”之后的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写出了《铁流》的绥拉莫菲维支,写出了《毁灭》、《青年近卫军》的法捷耶

夫……

当然,事情还不仅仅如此,这更是一个点燃了昌耀红色人生理想,曾以穷人的天堂为目标,缔结了昌耀人类大同梦境的俄罗斯。

现在,昌耀来到了这个国度。

或者说,他用大半生的艰难跋涉,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三个月之后的1998年2月,昌耀在对这次俄罗斯之行经过充分反刍消化之后,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副题为“灵魂与肉体的浸礼:与俄罗斯暨俄罗斯诗人们的对话”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约8000字,既是昌耀面对这一题材,也是他由此引发的对自己人生和社会理想回顾的,一次穷尽性的书写。

当两个早年以“社会主义”——人类大同之梦而结盟的国家,几十年后的此时又都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纠集在昌耀心中一个核心性的情结,则是彼此共同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于是,他以一个中国诗人的身份,发表自己之于俄罗斯过去与现今的感想;并与拟人化了的整个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诗人们:甲、乙、丙、丁,以及来自黑山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他的同代诗人们展开对话。他如数家珍地列举着一个个俄罗斯作家诗人的名字,复述着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乃至细节;他纵横捭阖地挑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又无所不知地回应着来自俄罗斯同道间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话题,终而在与同代诗人共同的精神背景和现实立场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于是,在一种沉醉性的气氛中,他甚至情不自禁地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诗篇,以作为对俄罗斯诗歌同仁的报谢。

的确,那是一种只有回到故乡的场景中,才能焕发出来的状态。此中的他,激烈、峻厉而又汪洋恣肆;雄辩、宏富且机锋迭出,一派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国诗人气象。

而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身处异国的昌耀,眼前突然呈现出一片奇观:“看哪,这是太阳向着南回归线继续移行的深秋。天有些凉。空气湿润,弥散着磨砂玻璃似的苍白。倒是在月明的夜空,天际高大、幽蓝。从波罗的海芬兰湾涌起的白色云团,张扬而上,铺天盖地,好似升起的无穹宫。而东正教堂的晨钟,已在纯金镶饰的圆形塔顶清脆地震荡。”

铺天盖地的云团和教堂塔顶震荡的天堂福音,这是何等辽阔而澄明的景

像。在昌耀迢迢的人生旅途上,世界是如此辽阔,而日子又是这般紧窄。此刻,既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但蓄集已久的精神势能,却在这个必然的时刻使他破茧为蝶。无疑,这是他一生最具华彩的经典时刻,苦难、疲惫、孤独的一生在与无产者诗人们国际性的精神结盟中,而徐徐幻化成人类大同梦境上空瑰丽的云朵。作为一个“黎明的高崖”上,始终朝着东方顶礼的诗人,他一生的精神之旅,至此已经完成。

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之后,昌耀又迎来了一桩好事——199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系列诗歌丛书“蓝星诗库”,推出了《昌耀的诗》这部诗集。

这同样是昌耀诗歌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首先,出版这部诗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级次最高的一个文学出版社,具有一种国家规格上的庄重感。其二,“蓝星诗库”是该出版社在世纪末意欲总结中国当代先锋诗人的写作成果,而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它的选编宗旨是:“在当代诗歌史上已经扬名,并构成了中国新诗新的传统”这类诗人的诗集。

这部诗集的序言是诗人韩作荣写的,他对昌耀的诗歌境界,用“诗人中的诗人”这样的一个标题进行了定位。这个说法似乎来自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中这样说到:“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的本质,而仅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意的规定性而特别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此时,韩作荣把它拿过来移植在昌耀的头上,应该是在反复掂量了之后,觉得不再需要掂量的一个定位。就在这篇序言中,韩作荣这样写道:“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昌耀: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作相比,也不逊色。今天,我仍然认为此言并非夸饰,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

也是在1998年,还有一件迟来的好事:昌耀与青海省的另外六位作家一起,被正式评聘为“一级作家”。这一工作在全国其他省区早已开始,而在青海却是首次。评聘了职称,便有相应的工资兑现。这件大事解决之后,两年前就已

到了退休年龄的昌耀,于这一年的7月正式退休。时年62岁。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精神之旅的完成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昌耀的诗》,一级作家职称的评定,这三件事情在1998年聚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昌耀诗歌人生的一个巅峰。

翻开《昌耀诗文总集》可以看到,自1998年2月的《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之后直到他2000年3月去世,在这两年的时段中,他仅留下了七篇诗文。虽然,他实际上的写作量不仅仅只有这些,在他未最终修订的遗稿中,还有《苏州歌舞团三人舞〈春之韵〉》、《月亮地的伐木者》等等共十一篇诗文,但这所有的作品,已是松弛、散淡心境中的写作,不再能看见精神痉挛状态中的那种奇峰突起。

关于昌耀的这段日子,我们在他去世后众多的回忆文章中,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众多的内地青年诗人,前往位于西宁西大街青海省摄影家协会昌耀所借居的办公室,造访这位江湖隐士式的诗人。此外,还有一些电视台或摄制组对他的专访,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为“西部诗人昌耀”录制的一个电视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在昌耀去世前和去世后多次播出,其中有昌耀在高原草地上行走的镜头,有当年生活在青海的瞿弦和,此时作为一个朗诵艺术家,在青海朗诵昌耀诗歌的镜头。这似乎算得上风光,一种熬到了这个份儿上的恰当的风光。

但有人却仍从电视专题片中看到了辛酸并感觉到了心酸。比如新疆的青年诗人沈苇,就因一个电视画面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而在此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将昌耀作为西部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给了几分钟的镜头,我们的诗人显然受了摄像机的惊扰,在青海作协(应该是摄协——燎原注)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忙乱着,说些听不太清楚的话,我在电视画面上突然看到桌上一大堆书稿旁边放着一只脏脏的醋瓶,就是西北贫穷农家常见的那种——那时,我流泪了。”

这原本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醋瓶子,但出现在这种性质的镜头中,就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符号。

一位青岛青年诗人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叙:终于见到昌耀后,昌耀张罗着

liangyou

用电热器为客人烧水,却久烧不开,仔细一看,原来是电热器早已坏了,而他却不知道。这位青年诗人随即跑到楼下买来一个新的电热器,才喝上了水。

总之,在这类文章中,无一例外地看到了昌耀日常生活的清苦、寒伧,但它们还使人感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这就是昌耀对这样的生活早已安之若素。对于此时的昌耀,这样的精神心理状态正如他自己的描述:“尘埃落定,大静呈祥。”(《螺髻》)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从1999年初起,昌耀开始动笔书写他的一个自传体作品——《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昌耀自叙》。

据昌耀的友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导雪汉青女士回忆,她和周围熟悉昌耀作品的友人,都对昌耀的经历感到好奇,并渴望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昌耀似乎并不愿意多提及他的往事,因而始终给人以含含糊糊的感觉。所以,她曾建议昌耀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昌耀则表示以后的日子还多,他愿意先写诗,“经历”以后再写。

那么,昌耀在此开始书写这个自传时,是在潜意识中感觉到,是书写它的时候了?并且,作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检视,这还应该是一种舒缓、从容的书写,一种直到他告别写作生涯之前的最后的书写。但他却没有料到,自己的人生竟是如此的紧窄,就在他悠悠徐徐地启动了这一书写,又时而被其他题材的想法和写作所中断时,没想到致命的病魔突然来临。最终,面对从北京赶到他病床前的韩作荣和雪汉青,他只能悲哀地感叹:来不及了。

是的,这是一篇昌耀至死都未完成的作品,仅写了约6000字。从他的出生到小学毕业为止。大致上是他的童年时光区段。我曾对这篇自叙的框架进行过猜测,这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自传呢,还是延伸到某个区段为止?我的猜想结论是后者,这就是他整个人生中,不为公众所知的那些隐性区段。在“童年时光”之后,接下来应是他少年时代在报考桃源县中学和湘西军政干校之间的折腾,再到投笔从戎,再到朝鲜战场——河北荣军学校——奔赴青海——直到辗转于祁连和新哲两个农场的流放岁月结束为止。到了他1979年复出之后,便成了公众大致熟悉的显性区段。假若果真是我猜想的这样一个框架,那么,后边剩余的,就是他没完成的部分。而按照他在这6000字中呈现的惜墨如金的行文风格,这应该是一部4万字左右的作品。

但即便是现今这 6000 字篇幅中的童年时光,无论从它提供的超量的细节性的信息,还是那种图像拼贴式的传奇性的表述方式,都可让人把它视作昌耀晚期最重要的作品。

这篇作品共分五个部分,下面,我们顺着每一章的小标题和章节概要介绍,对它作一个概貌式的感受。

开篇为《如梦乍醒》,记叙了他出生之后留存在记忆中的两个镜头:一是拽着一位夫人的手,顺着一架红漆楼梯蹒跚走步——这是在他的出生地,也就是他父母常德的宅居;二是被一位夫人抱坐在一部小汽车的后座上,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某个关卡接受检票——记叙的实际事件是他作为祖父的“特使”,随大人到武昌登报寻找外出投奔革命的伯父和父亲。第二章为《女眷留守的城堡》,记叙了他桃源乡下的老家,作为当地的豪门大族,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布局和萦绕在牌位、匾额、烛烟中空旷没落的诗书气息。由于这里的男主人们先后外出闯荡,所以,这又是一座只为三两个女主持与家丁留守的空城堡,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里度过。第三章《无意于宴居的父辈们》,对他的父辈——五男两女传奇经历的介绍。第四章《早年,我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对自己从小爱哭秉性的回忆:没有缘由的哭,姑母和母亲以爱抚或吓唬来阻止,仍禁不住地要哭。“直到我成人之后,我才理解孩子的哭除了因病痛原因而外,多半是出于内心的躁动,是一种感情的发泄”——这也许正是他此后作为诗人的天性因素之一。世界上许多天才性的诗人,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缺陷”或者叫做特性。然而,“及至我走入社会……每当内心郁郁不平无处诉解,也曾希图有一种欲哭的冲动,但泪泉却似乎干涸了。”第五章《难忘的尚忠小学》,他在先是自己家族私塾的王家祠堂,而后改为尚忠小学的这个地方,从私塾启蒙的童子到小学生的回忆:“填红帽儿”的毛笔字练习,背诵儿歌童谣,以及一个躲逃进学校的男子,被冤家扭出教室,连开十几枪当场击毙后,冤家骑马扬长而去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使人油然联想到湘西山地民风的强悍。

这当然是属于昌耀的私人时光记忆,而我之所以认为它是重要的,首先因为它是昌耀这样一位在当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诗人,一个人生区段的完整资料。因此,个人的资料便成了一种公共需求,是当代诗歌史研究资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假若没有它,昌耀早期的身世背景,就很可能成为

一个“终古之谜”。

其二,在这样的个人记忆中所萦绕的,是一个时代、家族、地域风土的纷纭信息。而由于昌耀在此大量细节性的描述,因此,他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可以依托这些细节联想推断的,更广大的信息空间。

其三,它是作为诗人的昌耀,在诗歌、理论随笔类文字,以及散文之外,惟一篇带有小说结构和叙事元素的作品。一位大诗人在叙事世界呈现的卓尔不群的文本意蕴,不但使作品本身意味盎然,也使我们通过这件文体意义上的孤品,领略了昌耀在叙事世界的特殊能力。中外诗人操持小说笔墨的为数不少。大部分是以诗为主,有的是平分秋色,另有一些最终是小说成就大于诗歌,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比较特殊的,这就是在小说世界偶尔为之,便不同凡响,并以这仅有的若干篇,甚至占有了一个专业小说作家不能抵达的高度,比如俄罗斯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就被称作“俄罗斯社会心理小说的开端”。昌耀对这部小说中传奇性的描述和神奇的地域风情一直非常欣赏,而他的这篇“自叙”,则恰恰让我联想到了莱蒙托夫和他的这部作品。

昌耀与此相距不远的另外两篇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完成于1988年1月22日的《音乐路》,写的是一个盲乞丐,每天顺着城区固定的线路行走,而他之能在人海车流中避免意外,是因为夹在他腋下的导盲杖,在沿街的金属栅栏触出愉悦的乐音,一路引导所致。因此,比之常人更应绝望的他,每天却走在类似天堂福音的“音乐路”上。所以,这位“达观而谦恭的盲人脸上总是比常人更多挂满笑容”。

另一篇,是1999年1月,昌耀对自己写于不同时期的几部诗歌残篇,整理汇总成的《20世纪行将结束》这一由若干个“断章”连缀的长诗。此诗的“残编七”——也就是整首长诗的结束部分,没有实际性的文字,只引用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一行诗句:“文词结束之处,音乐即告开始。”

是的,在这两件作品中,“音乐”作为此前零散在昌耀作品中的一个语词和概念,此时却集中起来,从他心灵的深海中顽强地顶出水面。昌耀一生的写作,是一条从轻到重的道路。由1957年前洛尔迦民谣体的轻灵飘忽(比如《边城》、《少女与月亮》),而逐渐凝重;至1979年复出后的“流放四部曲”,而为

大块堆垒的沉重；至80年代末期的《听候召唤：赶路》和《哈拉库图》，而为内心撕扯的痛楚；继而进入荒诞生存中无以言说的荒凉；直至《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里，走向最终的宏大和庄重。而此时集中显现的“音乐”意识，却体现着从重到轻的幻化——人间俗世物质性的肉身，向着超越尘世的灵魂化和音乐化的转换。这一切，无疑都是发生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是顺从着超越意识支配的心灵福音的指令。由此，如同那位罹受着人生之大不幸而又乐天知命的盲乞丐，他踏上了一条脱离苦海而抵达澄明的音乐之路。

2. 身患绝症与《昌耀诗文总集》

1999年12月5日，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9点半的时候，我在家中意外地收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昌耀从青海打来的。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说来奇怪，自1992年底调离青海直到此时，我竟从来没有和昌耀通过电话，并且也没有书信往来。而在这期间，我不但经常和诗歌界的朋友谈起昌耀，且还专门写过他的两篇评论，一篇刊发在《星星》诗刊，一篇刊发在《诗探索》上。另外，我平时更是从诗歌文学刊物和媒体上一直关注着他的信息。但怎么就从来不曾联系过呢？此刻想来，也许正是因着心理上的这种熟悉透顶，才觉得根本就没必要通电话。但我知道，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给我打的。因为他很少有电话消费的闲情逸致，更不必说这对他还意味着一种奢侈。

因之，这天接到这个电话后，还差点闹了个误会……电话铃响过后，我拿起了话筒，但里面却没有声音。片刻后



我禁不住地问道：谁啊？接着听到那头声息微弱地问道：“燎……燎原吗？”
“是燎原，你是谁啊？”“我……我是王昌耀。”

这样的电话方式，我以为是青海或其他地方熟悉我和昌耀关系的朋友，在跟我开玩笑，但突然就觉得不对，因为对方说的是“王昌耀”。一般的人即便知道昌耀姓王，也不会在开玩笑时想到昌耀这个姓名的全称。我心头遂忽地一凛：“哎哟，真是昌耀吗？你的声音怎么就根本听不出来了？”

渐渐的，他的声音恢复了连贯性，但仍非常微弱。他告诉我，他正在住院，是由儿子俏也陪着回到他的住处给我打这个电话的。进而告诉我，他已到了肺腺癌晚期，由于化疗，头发大片脱落，“我已经不成形了”。肺腺癌是一种什么病呢？我此后才从一位医生处得知，它是肺癌中最恶的一种，此时的病毒肿瘤，已在人体内全身开花。但这时，我的大脑中却突然涌现出媒体上有关昌耀赴俄罗斯访问，又在1998年底参加张家港全国诗歌座谈会等一系列的信息，觉得这几年间他似乎已进入了一个苦尽甘来，收获人生成果的阶段，却没想到……于是，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一股无名的恼怒，遂大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了？在我的感觉中，你好像才把自己的一生理顺，怎么又会这样！

接着，昌耀就哽咽了。尽管他曾在文章中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但这是1979年我与他认识交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动静。哽咽着，他接着我刚才的话题说道：我也想不通，好像上帝让我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专门来受罪的。然后转换了一下话题：我已经不行了，就想着跟外地的几个朋友打电话作个告别。但一想起我们的交往，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哭。

这时我正在书写《海子评传》一书，此前，我对自己能否写好这么一本书并无把握，但随着此时的写作已到了结尾，我也对自己从事这种写作的能力有了一个大概的感觉，便在电话中脱口而出：昌耀，我给你写一本书。一本你的评传。

昌耀沉默了一下。然后向我介绍到了修篁，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磨难，最后向我说道，我的所有资料都保存在她那里，这些资料都可以由她转交你使用。说完，又告诉了我修篁的电话，以及他所住医院住院部的电话：0971—6143314。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住院部二楼32床。但我知道，这很快就是一个再也打不到昌耀耳边的电话。

这一天真是鬼使神差，跟昌耀的通话刚刚畅通后，我就感觉到事情不妙，遂

拿过纸笔一边通话一边做了上述的记录,这次通话共 15 分钟,到 9 点 45 分结束。

昌耀患了绝症,而这已是他第二次住院。根据我此后的了解以及综合有关信息,事情的具体脉络是这样的:

1999 年 9 月 26 日,昌耀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头痛、并伴有咯血。而此时,他的身边却没有那种可以生死相托的亲人——他与回族妇女王阿娘的婚姻,一共持续了八个月,并且还是一桩没有履行法律上的正规手续,而按伊斯兰教的习俗,由阿訇做了“口唤”的婚姻。1998 年 3 月,昌耀从王阿娘的家中搬出,两人的这段婚姻从此了结。就在这种情况下,昌耀让儿子俏也去找修篁阿姨。修篁是昌耀自 1992 年起,苦恋了数年的女友。而这一次,则是从 1996 年底分手后两人的第一次联系。与昌耀分手后,修篁与昌耀笔下的那个药材商经过数个月的短暂婚姻,接着便果断离异,重又过起了独身生活。此时,昌耀在陷入绝境又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再次想到了修篁。修篁闻讯后二话没说就赶了过来,一看事情不容懈怠,就先把昌耀从办公室接到自己的家中,随之又告知了省文联。10 月 12 日,昌耀住进了青海省人民医院——西宁人习惯沿袭“文革”时的名称,把它叫做“东方红”(医院)。

仔细想来,昌耀与修篁真是在情感和缘分上“斩不断,理还乱”的一对冤家。昌耀在咯血时分与修篁的这种依存与扶持,以及昌耀自身的人生影像,让我禁不住就想到了他写于 1962 年的那首《踏着蚀洞斑驳的苔原》:“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 / 听他一步步落下的蹄足 / 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而昌耀不就像那匹伶仃的瘦马,一对恋人重聚在咯血之时?

昌耀住院后,随着“腺性肺癌”的确诊,省文联办公室的同事建议他转往专业性的医院——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的肿瘤医院治疗,以增加治愈希望。

10 月 28 日,昌耀转院。但此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并无明显疗效,就在这个时候,昌耀却突然要求出院。何以如此呢?出自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原因:因为医疗费力的百分之二十需要个人自负,而昌耀则希望省钱。

12 月 22 日,昌耀离开医院前办理了家庭病床,住进修篁的家中。

据修篁后来向我描述,那是一段让昌耀极端痛苦的日子——昌耀精神上的痛苦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痛苦。痛不欲生的病痛。修篁

说：每天晚上，他都要好几次地问我几点了，觉得自己已实在熬不下去了，好像都等不到天明。

2000年1月16日晚9点半，我把给昌耀的电话，打到了修篁的家中。这时，那本《海子评传》的书稿及其他事宜已全部交割完毕，现在，我想就拟议中的《昌耀评传》，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并得到一些相关的人物线索。昌耀对此似乎已经有所准备。他首先提到了他的那篇《自叙》——这是除他之外没有人再能清晰知道的一段经历。进而解释道：我原先以为我的时间还很长，所以准备写长，写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的叔叔、伯父。现在只写了几千字，不过已简单写出。然后，向我提供了他北京的大弟王昌煜，湖南的幺妹葛惠仙的电话，以及与他军旅生涯相关的保定38军干休所的线索。那里，有一本“原38军文工队战友名录”。

接下来，昌耀向我提到了第二件事，一件他自己的大事，这就是《昌耀诗文总集》出版的相关事宜。他说此书已由他整理编辑完毕，并交给了全程操办此事的编辑班果，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我恐怕看不到这本书了”。

因之，关于这本书，他交待给了我两项工作，其一，是以该书编审的身份，替他校对把关，并作相应的技术处理，但“内文审定按我的全文来”。也就是说，他已编就的篇目内文，不要再添进他未收入的作品。他特别强调：“我不放心的是校对，他们有时只按自己的猜测乱改。你替我改，希望你替我改好。”

他交待我的第二项工作则是：“你有时间的话，给这本书写个序言。”

关于这两项委托，此后在昌耀病床前守候过的肖黛曾专门向我作过转述：昌耀特意找来编辑班果，由肖黛作记录，强调《总集》的编审为燎原。

最后，应该算是闲聊吧，他对我说：“我的骨灰希望回到湖南母亲的坟地。”

从1992年算起，我在昌耀的眼前消失了八年，没想到在他生命终结之际，我却以这种影子的形式出现在他的临终托付中。写一本《昌耀评传》，按他的意愿作好《昌耀诗文总集》的出版，这是我能做的两件事。应该说，他对未来的《昌耀评传》怀有期待；更看重《昌耀诗文总集》出版的尽善尽美。现在，这两件事情在理论上已经落实，接下来的其他事情，是我所不能及，也是他在意识中无需委托我的。这两件事交割完毕，他心中应该石头落地。然而，事情却由此